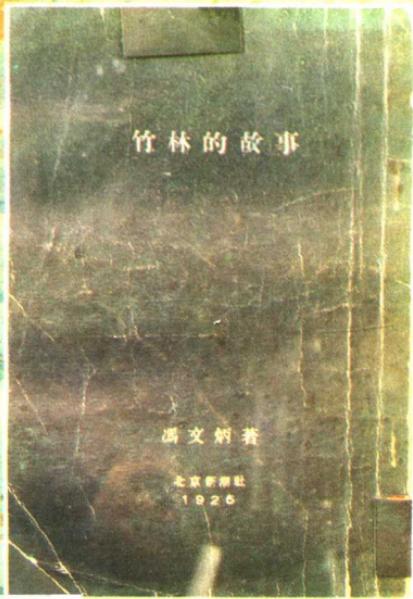


● 冯文炳

竹林的故事

·中国现代小说名家名作原版库·



44572
FWB
C1

东54B-6

• 中国现代小说名家名作原版库 •

竹林的故事

冯文炳

据新潮社一九二五年初版排印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现代小说、散文、诗歌名家名作原版库：简装书/鲁迅等著；王彬编。—北京：中国文联出版公司，1998

ISBN 7-5059-3092-3

I. 中… II. ①鲁… ②王… III. 文学-作品综合集-中国-现代 IV. I216. 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17753 号

书名	中国现代小说、散文、诗歌名家名作原版库
作者	鲁迅等著 王彬编
出版社	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出版地	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发行部
地址	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026)
经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奚跃华
责任印制	胡元义
新版策划	杨成春 韩龙梅
印刷	北京市社科印刷厂
开本	787×1092 1/32
字数	8000 千字
印张	357. 625
插页	30 页
版次	1998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数	1—4000 套
书号	ISBN 7-5059-3092-3/I · 2339
定价	430. 00 元(全 86 册)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

序

具有现代意义的小说端始于五四。

所谓现代小说，含有时间与性质两层涵义。时间，是指五四至建国那一历史时期；性质，是指主题与艺术形式。

相对于中国的传统小说，五四以后的小说，有着截然不同于以往的特征。大体上说，就叙事方式而言，以性格小说取代了情节小说；以多元叙述模式取代了单一叙述模式；以西方短、中、长篇小说的体式取代了传统的章回、话本与笔记小说。尤为重要，是观念上的变革。五四时期的小说家们揭露了“为人生”与“改良社会”的宗旨。在他们的笔下，主体形象不再是封建社会的上层人物，而是被压迫的农民、工人与知识分子了。这些，对于中国的传统小说，无疑都是天翻地覆，闻所未闻的。

这是纵向的断裂。横向比较，相对于西洋小说，五四以后的中国小说，本质上是移植。“属于欧洲的文学系统”（郁达夫语）。这一系统发展到二十世纪，流行为两支。一是现实主义，一是现代派，构成了二十世纪小说主潮。中国的现代小说主要地承袭了现实主义手法，并在短期内与世界文学接轨，成为世界文学的一支。

可惜，历史留给中国现代小说家的时间，过于短促，不过短短的三十个年轮，从而不可避免地使这一时期的小说家们，对于西洋小说，更多的还是学习与借鉴，即使在成功小

说的背后也往往笼罩着西洋的暗影。尤其是对西方现代派小说的学习与实践，囿于国情，相对于现实主义流派，更见薄弱，举其成功者，在中国的现代小说中也只有新感觉派一支。对中国的小说传统，五四以后，小说家们采取的是决裂态度，将污水与婴儿一同泼掉，到了四十年代，方引起注意。但是，无论如何，中国的小说，在短暂的三十年里，毕竟现代化了，并且贡献出鲁迅、茅盾、巴金、老舍那样的小说大师，不仅丰富了中国也丰富了世界文学宝库，至今仍蓄孕着深厚的文学价值与社会再认识价值。有鉴于此，将这一时期的小说，汇辑付梓，或不是无谓之举。

1992年，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决定出版《中国现代散文名家名作原版库》，我受其委托，选编了三十种，现在又受其委托，仍选编三十种。原则上一如其旧，一为名家，一为名作，这里就不啰嗦了。

需要申明的是，由于体例与字数的限制，入选的三十种，只选中、短小说，每位作家只选一种，这样，不可避免地会有遗珠之恨。倘有可能，我还是愿意把这项工作继续下去，至少再承担一次长篇的遴选。因为这样的工作，可以免去许多读者的翻检之劳。当然还有其他。比如，我们现在选择干部，常说“开放型”，这一准则，对于小说，它的研究与创作，也完全适用。所谓开放，不单纯是横向，也应该是纵向。而且，在现、当代小说之间原本没有界限，却人为地长期划了一道鸿沟，乃至在许多问题上重复劳动、数典忘祖，而又津津乐道，不知早已为前人所做，所云。当然，这些话，今天再说，早不新鲜。我之所以重复，无非是强调这个问题的重要，这或者要被讥为“菜刀不削自己的柄”。但无论怎样，新巨人总

要站在老巨人肩上，才能更高一点。何况见贤思齐呢？

王彬

一九九三年七月十二日

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三日重写

书 目

- 一、鲁 迅：《呐喊》
- 二、杨振声：《玉君》
- 三、李劫人：《好人家》
- 四、郭沫若：《塔》
- 五、许地山：《危巢坠简》
- 六、张资平：《不平衡的偶力》
- 七、叶绍钧：《线下》
- 八、郁达夫：《寒灰集》
- 九、茅 盾：《春蚕》
- 十、王统照：《春雨之夜》
- 十一、郑振铎：《桂公塘》
- 十二、老 舍：《月牙集》
- 十三、刘呐鸥：《都市风景线》
- 十四、冰 心：《超人》
- 十五、废 名：《竹林的故事》
- 十六、柔 石：《二月》
- 十七、丁 玲：《在黑暗中》
- 十八、沙 汀：《兽道》
- 十九、艾 芜：《南行记》
- 二十、巴 金：《发的故事》
- 二十一、施蛰存：《将军底头》
- 二十二、赵树理：《李有才板话》
- 二十三、张天翼：《速写三篇》

- 二十四、蹇先艾：《酒家》
- 二十五、徐汎：《鬼恋》
- 二十六、吴组缃：《西柳集》
- 二十七、萧红：《旷野的呼唤》
- 二十八、穆时英：《白金的女体塑像》
- 二十九、孙犁：《荷花淀》
- 三十、张爱玲：《传奇》

废名（1901—1967），原名冯文炳，字蕴仲，湖北黄梅人。

废名是中国现代著名的乡土文学作家。二十年代初在北大求学时，废名便开始从事文学创作了。他的小说抒情依连，盈溢着田园牧歌式的恬静气息。有人评价是“有一种隐逸的情调，有一种冲淡如陶（渊明）诗，清澈如溪流的风格。”不同于其他乡土文学作家那样地写实，总之写得“飘”，而别开支流。废名的小说受过鲁迅与周作人的评述。鲁迅说是“冲淡”，但于“率直的读者看来，就只见其有意低徊，顾影自怜之态了。”周作人则肯定得多：“冯君著作的独立精神也是我所佩服的一点。他三四年来自专心创作，沿着一条路前进，发展他平淡朴讷的作风。”废名的小说情节淡化，不见大起大落，只是平凡的人平凡的生活，所言多是乡村儿女翁媪之事，语言也很简朴，用汪曾祺的话：“秃”。在当时是有些影响的。建国后，废名的小说少有提及，近年又颇有些青年作家向其学习，且颇有成绩。废名的小说结集出版的有：《竹林的故事》、《桃园》、《枣》、《桥》与《莫须有先生传》。

《竹林的故事》初版于一九二五年十月，由北新书局发行，是废名的第一部小说集，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，有周作人序及废名自序，属名冯文炳，可知那时他还没有以废名行世。《火神庙的和尚》与《河上柳》是其中代表风格的两篇，读这两篇也就足矣。读废名的小说有时不免要惹起老讷说经之感的。

竹林的故事序

冯文炳君的小说是我所喜欢的一种。我不是批评家，不能说它是否水平线以上的文艺作品，也不知道是哪一派的文学，但是我喜欢读它，这就是表示我觉得它好。

我所喜欢的作品有好些种。文艺复兴时代说猥亵话的里昂医生，十八世纪讲刻毒话的爱耳兰神甫，近代做不道德的小说以及活剖人的心灵的法国和瑞典的狂人，……我都喜欢读，不过我不知怎地总是有点“隐逸的”，有时候很想找一点温和的读，正如一个人喜欢在树荫下闲坐，虽然晒太阳也是一件快事。我读冯君的小说便是坐在树荫下的时候。

冯君的小说我并不觉得是逃避现实的。他所描写的不是什么大悲剧大喜剧，只是平凡人的平凡生活，——这却正是现实。特别的光明与黑暗固然也是现实之一部，但这尽可以不去写它，倘若自己不曾感到欲写的必要，更不必说如没有这种经验。文学不是实录，乃是一个梦：梦并不是醒生活的复写，然而离开了醒生活梦也就没有了材料，无论所做的是反应的或是满愿的梦。冯君所写多是乡村的儿女翁媪的事，这便因为他所见的人生是这一部分，——其实这一部分未始不足以代表全体：一个失恋的姑娘之沉默的受苦未必比蓬发薰香，著小口靴，胸前挂鸡心宝石的女郎因为相思而长吁短叹，寻死觅活，为不悲哀，或没有意思。将来著者人生的经验逐渐进展，他的艺术也自然会有变化，我们此刻当然应以著者

所愿意给我们看的为满足，不好要求他怎样地照我的意思改作，虽然爱看不爱看是我们的自由。

冯君著作的独立的精神也是我所佩服的一点。他三四年
来专心创作，沿着一条路前进，发展他平淡朴讷的作风，这
是很可喜的。有茀罗倍耳那样的好先生，别林斯奇那样的好
批评家，的确值得也应该听从的，但在中国哪里有这些人；你
要去打他们，他不是叫你拿香泥塑一尊女菩萨，便叫你去数
天上的星，结果是筋疲力尽地住手，假如是聪明一点。冯君
从中外文学里涵养他的趣味，一面独自走他的路，这虽然寂
寞一点，却是最确实的的走法，我希望他这样可以走到比此
刻的更是独殊地他自己的艺术之大道上去。

这种丛书向来都是没有别人的序的，但在一年多前我就
答应冯君如出小说集时给他做一篇序，所以现在不得不写一
篇。这只代表我个人的意见，并不是什么批评。我是认识冯
君，并且喜欢他的作品的，所以说的不免有点偏，倘若当作
批评去看，那就有点像“戏台里喝彩”式的普通评论，不是
我的本意了。

一九二五年九月三十日，周作人于北京。

序

我开始做小说，在一九二二年秋天，到现在为止，共十五篇，最初的三篇没有收在这集子里。本来连讲究的信封同少年阮仁的失踪我也不打算要，今天偶尔一翻阅，却不知不觉又为自己悲，——相隔不过两年，竟漠然若此！多长几根胡子罢了，凭什么看轻他们？

其余十篇，除病人是某一时期留下的阴影而外，都可以说现在的产物，我愿读者从他们当中理出我的哀愁。

我在这里祝福周作人先生，我自己的园地，是由周先生的走来。

一九二五，三，九，冯文炳序于北京。

这集子正在排印的当儿，我写了河上柳，去乡两篇，一并收入。我感谢李小峰兄同他的夫人对出版上的帮忙。

一九二五，六，十二，冯文炳。

目 录

讲究的信封.....	(1)
柚 子.....	(6)
少年阮仁的失踪	(16)
病 人	(22)
洗衣母	(28)
半 年	(36)
我的邻舍	(42)
初 恋	(55)
阿 妹	(60)
火神庙的和尚	(70)
鹧 鸝	(79)
竹林的故事	(85)
河上柳	(92)
去 乡	(96)

讲究的信封

同学们狂风扫落叶似的四散了，他一个人也只好循着原路朝学校里走。他的体质很弱，来时居然能够随着大家没有休息的跑到，现在几乎走不动了，天气顿时也变坏，没起风，没看见太阳。骡车汽车人力车走来走去，他也听不见他们的声音，只觉得被他们扬起来的灰尘同空气融合成灰白色。街旁人力车夫问他坐不坐车，他低头看着他手里拿着一枝几乎摔掉了的校旗，便好像有一种迷信似的把头对着车夫连摇。走进一条很深曲的巷子的时候，偶然从那里传来几声小孩子的叫唤，他的疲倦了的知觉，又好像被有丧事的人家的啼哭所惊醒，随即滴下两颗眼泪在干燥而松散的尘土上。

走进学校，揭示处贴着很大的通告：“请愿的同学都打伤了！”他到他所认识的受伤同学处慰问了一遍，便回到自己的寝室。躺在床上，嘴好像失了作用，耳朵却还听得同住的朋友的谈话：

“H 君比时就吐血！”

“F 君的右颊伤了指甲深的一个洞！”

“那大约是刺刀钻的，皮带没有那厉害！”

“最可恼的是那些警察，把我们赶到西口还要赶！”

“他们的车夫也混着一齐打哩！”

“他们以为我们是他们老爷的仇敌！”

他勉强闭着眼睛，以为睡一觉起来，总可恢复疲劳；听

了朋友们的话，越想睡却越睡不着，“车夫”，“警察”这两个声音，好像是一线火焰，把藏在他心深处的燃料，统行引着了。朋友们的叫骂，本来是对受伤的同学表同情，而且也可以消出自己的忿气；他却因之把受伤的同学完全忘记了，回忆一个警察的面孔；这警察是解开腰上的皮带向着他掷的，他一面跑一面回顾，所以那面孔格外记得清楚。假如他依着刚才走进房门，向他最亲爱的朋友所说的话“我现在觉得我们唯一的使命是抛开书本子去干！”做去，那一定是为了那警察的原故。

他终于睡着了。醒来时已经不是白天，房里没有灯，也没有听见一个人的言动。把灯燃着，桌上放着一封信！大约是号房刚才送进来的。

仲疑：

我得着你寒假不回来的消息，很喜欢。父亲时常向我说，“写信叫他回来，”我总是拦阻。父亲的皮袍已经穿了二十几年，现在破得不成样子了；上月寄给你三十元，叫你买一件皮袍穿，——到前几天才告诉我，自己仍穿那旧的。你昨天来信说你的目力赶不上从前，父亲埋怨你用功太过，一面又筹八元寄你买一副眼镜。乡间银价非常高，二百枚铜子还换不了一元。我有时买块豆腐煎煎，端上桌子的时候，父亲且笑且怪：“有了腌菜便不该买豆腐。”要你买眼镜，二十千铜子还愁不够哩。你假若回来，往返盘费至少要用三十元，家里无论如何节省，总填不起这个数目。自从我们的女儿死后，每天晚上，母亲总要妹妹同我睡，我倒觉十分不自在，连做梦

也担心，但是母亲以为我胆小，一个人睡着害怕，我怎好推辞？

一，十九，萤。

“怎的这样静寂？”他把信看完了，倾着耳朵细听。一时间，花白头发的双亲，纯和而又聪明的爱妻，都来到这黑夜凄凉城中一间矮小的宿舍，除掉灯光没有伴侣的儿子，丈夫的脑里。那差不多四个钟头以前发现的惨剧，几乎同梦一般的隐没了。

最后他从书架上拿一本文学定期出版物，想从上面选一篇小说读读。这册子颇厚，中间约有一分宽的空隙，表明曾经夹过什么纸笺在里面。书刚拿到手上，不知不觉也就从那没有密合的地方折开，他突然被一声霹雳惊着似的，把书摔在桌上，自己坐在椅上！

“这……这信封……”

两月以前，他父亲由家来信，说县署里出了一个一月二十元的差事，补充人须得本邑有声势的人的介绍，嘱他请同乡李先生，众议院议员，写封信给知事。他比时很费踌躇：去？不但理智告诉他这是耻辱，而且他实在感着这是痛苦；不去？六十岁的父亲，难道自己不愿安闲？为的都是……

他记起一个朋友来了，这朋友同他很亲爱，是李先生的亲戚。当天晚上，他到朋友的寓所去，说明他的来意。朋友道：“我代你去找。他的行踪无定，你是不中用的。”接着又说：“你不用性急，我即刻就去，明天清早来候信。”他听了朋友的话，自然是欢喜，——却又如何难过。出门时，青天

皎月，在他好像许久没有看见似的，一霎间起一种异样的感觉，随即是恐慌：“大约会不着！”

次晨他起床特别的早，——也许是通晚没有睡着，很匆忙的跑到朋友那里，从睡梦中把朋友打醒，做出很从容的样子答朋友“不在家，今晚再去”的话道：“费心！不要紧。”

第二次，起床也早，却决定迟一会再去问信；把书案收拾之后，顺手打开一本英文读本，但看来看去，老是一个Page，便是这个Page，也只晓得一行行刻的是英文字母。走到朋友的寝室门外，简直没有勇气进去，朋友听见脚步声，早知道是他，用很无力的声音叫道：“今天怎么来得迟？——昨晚又没有会着！我比你还着急！我写了一张条子在他的案上，请他今晚不要外出。”

第三次到朋友那里去，不待朋友开口，他便抢着说道：“又没有会着？我知道！费心！但我已决定，不再……”经朋友再三劝解，他又悔自己的无礼了。

这天是他们旅京同乡聚会的日期。朋友道：“今天他一定到会馆，你也牺牲一天光阴去去，我介绍你同他会面。”请柬上约定下午二点钟，他一点钟就去了。他向来不会讲话；赴会的同乡很不少，——李先生没有到——而且多半都相识，他却小孩子会见面生的人似的，人家问他，他不知怎样才好。他一个人在院子里走来走去，心想：“再过几分钟该来？”那位朋友知道他的心事，时常走近他身旁，低声道：“他向来是这种脾气，迟到！来是一定的。”

五点钟过了，同乡们都很高兴的笑着等候晚间的盛馔，——照例聚会后大宴一次，独有他像是外乡客，人人对他讲礼，却没有人同他一块儿站过五分钟。忽然他喊那位朋